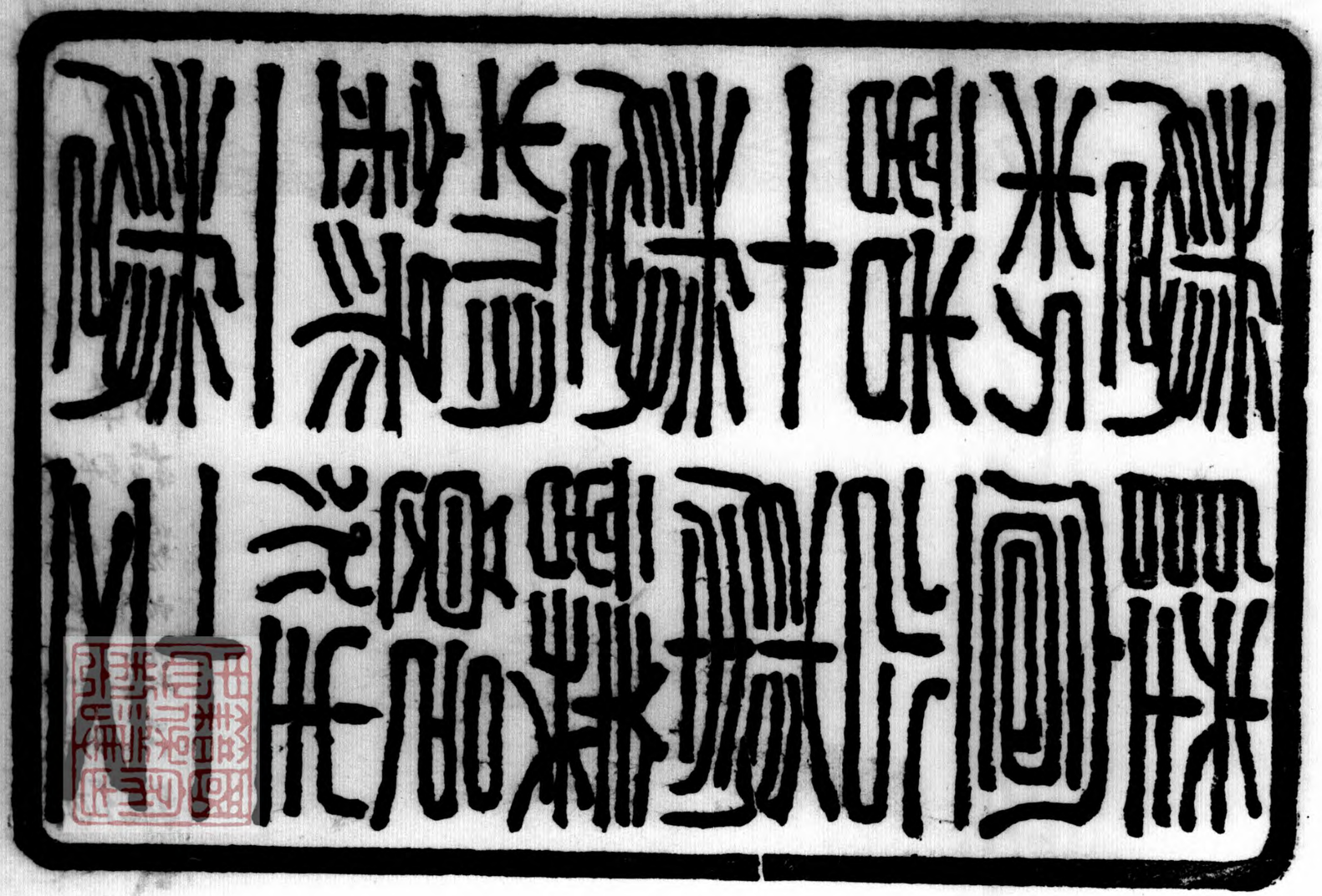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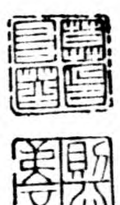


光緒十二年
淮南書局栞

世行陸宣公奏議本皆十二卷無注此獨十五卷乃注雖
文無增損而卷帙次序小有異同其注略具史事亦繁
冗當是宋元舊帙明嘉靖時翻刻而遺其注人鑒
式皆宋樣而東坡等所進劄子猶用當時擡行格式
故雖明人注也同治元年三月繩收獲重校書以俟
改部亭明宴

是歲七月既望在淡琴西許見昭文張氏愛日精
廬藏書志載有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云元刊本

刊本宋郎曄注前有紹興二年曄進書表（提要作紹興）
題銜稱迪功郎紹興奇嶠縣主簿臣曄不著姓
氏陶岐雜志曰煉友人郎曄曄杭人嘗注三蘇
文及陸宣公奏議授進元吳文正公集陸宣公
奏議增注序曰因郎氏舊注而加詳別岳申之齋
集曰宋紹興中有郎曄嘗注宣公奏議以此知
為郎曄也表後云紹興二年月初日進呈案表
中有云恭惟至尊壽皇聖帝孜孜十六年光
宗受內禪尊壽宗為孝慈皇聖帝次年
改元紹熙則興為熙字之誤無疑卷之後有至元甲
午仲夏翠巖精舍重刊本記脉注館書因著有
餘據此則此本當即據元刻郎本翻雕（雕用）
而失載其進書年表今不可考耳當錄
入卷中以備再攷



註陸宣公奏議序

陸宣公文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

郘亭手記

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賚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本傳作調渭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

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以資文德服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眞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一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實參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

重刊至正本註陸宣公奏議注十五卷

余筦閩鹺從故家得先忠宣公奏議注十五卷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刊本前有進書表題曰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曄而不著其姓証以周煇清波雜志劉岳申申齋集知爲郎曄作曄里貫仕履不顯以臨安志人物傳清波雜志及結銜攷之知其字晦之杭之鹽官人事張九成編譔橫浦日新從特奏得官以文學知名嘗注三蘇文及此書履官嵊縣主簿此外則無可

攷矣其注典賅簡要頗有發明洵爲忠宣功臣元以後無刊本故乾隆中廣搜遺書諸臣亦未採進阮文達研經室外集始著於錄先忠宣公著述見於新唐書者議論表疏十一卷翰苑集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十五卷見於權文公集者奏艸七卷中興奏議七卷制詔集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五十卷驗方及別集久佚存者奏議制詔而已通行本二十二卷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合當即蘇文忠所校進明覆宋本二十四卷分制詔奏艸奏議爲三與權文公集合此本奏議十五卷當合奏艸及中興奏議爲一而又多析一卷百源自有知覺即服膺忠宣公上不負君下不負學兩言乃兩奉徵召三任方面不能有補於時屏居退省時疚於懷每思刊布先世遺書以承先志是書流傳尤罕得見者寡侍養多暇校正付雕原本有劉須谿評點皆仍之至忠宣公學問經濟彪炳古今予小子何敢贅焉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且月裔孫心源謹

序

陸宣公奏議序

語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予讀陸宣公奏議乃益徵焉公之言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嗟夫贄忠臣德宗固願治之君也當夫逆臣犯闕乘輿播遷艱難梁洋棧道之閒曰得陸贄者賞千金及喪亂既平裴延齡以羨餘信用斥贄忠州若九牛亡一毛何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

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又其嘖且動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安之故有責己而不讐物有推誠而忘猜阻有改過而不自有其善有畏天命而不敢謂己有天命疑者釋之危者安之困者舒之悖者義之約己以裕民損上以益下凡以節理人情和平庶類厚下則基必固人附則政必理氣和則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君之道而臣之所學以事君者也贅也爲國近臣蒙難遇主爲能守其所學昌言直道顚沛不忘在渙之九五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贅之所以綏君猷也在坎之六四曰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贅之所以亮臣節也卒之爪牙宣力羣悖革心端本凝命之忠誰則尸之向使延齡不用贅不斥乃言惟服自周有終其成功何可勝道哉而媢嫉易行大業不究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予於是葢兩傷焉自興元於今七百餘歲奏議之傳誦不熄葢以學本於道言足興邦

其爲伊訓說命之羽翼不可廢也

大中丞周潭汪公刻之虔臺命予序之夫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古之道豈遂亡於今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由道以師古所謂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其於爲宣公也不遠矣此公所以望於天下士也敢備書之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既望奉

敕整飭贛州兵備江西按察司副使後學新安游震得序

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

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貲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浹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猼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

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中興奏議本堂舊刊盛行于世近因回祿之變所幸元收謝疊山先生經進批點正本猶存於是重新綉梓切見棘闈天開策以經史時務是書也陳古今之得失酌時務之切宜故願與天下共之幼學壯行之士倘熟乎此則他日敷奏大廷禹臯陳謨不外是矣

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謹誌

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

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閒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

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

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

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曄言臣所註唐陸宣公贄奏議十五卷繕寫成帙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負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殫見聞奚探涯涘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臣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獘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說必以是而爲非此忠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

之略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
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
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枘鑿
不侔冰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
遽追仇而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卹天下之
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餌於建中
正元之間勸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
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既多識於前言
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贄折衷
一語鼓動四方斯蓋恭遇
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離嚮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
德雖盛尤樂於討論粤自潛藩屢披奏牘惟精惟一
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驗今
之次臣自慙魯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摭之工僭釋精
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畫蛇寧免於支離坐井
曷窺於小大徒傾口百何補涓埃伏望
皇帝陛下置座之隅以古爲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
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監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
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爲

使毫釐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註
并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下
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註唐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一 論關中事宜狀

二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之二

三 論敘遷幸之由狀

四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五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卷之三

六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七 重論尊號狀
八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九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十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卷之四

十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十二 奉天論解蕭復狀
十三 奉天薦袁高等狀
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十五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十六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十七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十八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卷之五

十九 又荅論姜公輔狀
二十 興元論請優奬曲環所領將士狀
二十一 興元論解蕭復狀
二十二 又荅論蕭復狀
二十三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二十四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二五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卷之六

二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二七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二八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二九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二十 請釋趙貴先罪狀

二十一 論替換李楚琳狀

二十二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卷之七

二十三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二十四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遭水州縣狀

二十五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二十六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二十七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卷之八

二十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二十九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三十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四一 奏議竇參等官狀
四二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四三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卷之九
四四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四五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卷之十
四六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卷之十一

四七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四八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四九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五十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狀
五一 又奏量移官狀
五二 又進量移官狀
五三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之十二
五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
○卷之十三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之十四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卷之十五

其三論長史以增戶口加稅闢田爲課績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幷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目錄終

宣公眞像

載三才圖會

陸氏出自嬀姓田完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字季達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卽陸終故地因以氏焉通謚曰元侯生恭侯發爲齊上大夫發二子萬皋皋生邕邕生漢大中大夫賈萬生烈字伯元吳令豫章都尉旣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屛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二子衡盱盱字子光襄賁令生鴻字叔鸞本州從事鴻生建字公榮渤海太守建生曄字奉光本州從事生恭字彥祖御史中丞京兆尹恭生璜字公伯璜生文字孝平弘農都尉文生親字公道成都令親生眾字世業舉秀才除郎中生賜字思祖丞相府主簿

生閎字子春潁川太守尚書令三子卭溫桓號潁川
枝桓字叔文生續字知初揚州別駕三子稠逢褒號
荆州枝稠荆州刺史二子肅謙肅丹徒令號丹徒枝
十世孫鎮之

鎮之梁給事中 瑨

雍陳豫章王諮議 元朗字敬義蓬州刺史 德明秦王府學士

宣悊 遵楷祕書郎

敦信相高宗 郢客 大鯤慶州都督

邠卿大訓

大盈

大鈞左金吾大將軍 湯

越賓陝州刺史

慶叶屯田員外郎雍州司馬 翰大理司直 桂工部員外郎 子野 耽涇原威字岐節度使 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郎

蚪侍御史 咸雲陽令

揚州別駕續中子逢漢尚書右僕射樂安侯五子涉
袁瓊昊招號樂安枝袁生漢海鹽縣令穰字子仁生
恢晉諫議大夫恢生永興縣令弘號諫議枝揚州別

駕續少子褒字叔明褒第三子紆字叔盤吳城門校
尉五子黨愔颯贇駿駿字秀才九江都尉太學博士
二子遜瑁瑁字子璋選曹尚書六子滂喜穎英偉顏
穎第三子海隅縣令濯生漢公漢公生洌洌生晉本
郡從事元之隱居魚圻號魚圻枝生英字季子長沙
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六子術舉曄玩粹瓘玩
字士瑤侍中司空贈太尉興平康伯六子謐儒側納
入始號太尉枝始字祖興五兵尚書侍中二子俶萬
載萬載臨海太守祕書監侍中四子道玩叔元羣子
眞子眞字同宗宋東陽太守四子惠曉惠恭惠徹惠
遠惠徹字監齊司徒府左曹掾三子觀閑引閑字遐
業揚州別駕四子厥絳完襄
完字楚丘公字琛字潔東之司彥遠
卿梁琅子岳黃王陳黃議郎崇文侍書贊善
琊太守門侍郎門侍郎學士大夫
靜之　曾
玄之字元方象先本泛祕書冀城門
又玄豫相高名景初少監襲郎橋陵
章尉宗相玄宗兗公令
咸湖暈汝州城尉參軍
兼物汜　愬海
水令吳
縣男　鹽丞

兼并揚州戶曹參軍 高

駙揚府兵曹參軍 楚永

深刑部演汜水翹婺州郎中令刺史 嘉令

招

權

該溧水令 鏘

廣沂眺夏陽州刺令大理史司直

景倩浦少府右臺監察少監平御史昌縣男 陸令 序平 義舉

偃泉州謀丹刺史 陽丞 祕奉天尉

預

厚

康澤孝甄名書監眞河南州刺司錄參軍 察御史

正興賓虞龜蒙字韶卿侍御史 字魯望

文舉

應下緯殿中
邦令侍御史

庶福建
觀察使縱郎令

綜河
南府

戶曹
參軍

繪信州
刺史

紹穎州 珝校
刺史 書郎

審傳工 甚夷校
部侍郎書郎

縝之永
嘉令

景融工沛屯田敏江
峴潤州
司戶參

部尚書郎中 夏令軍

馴陳州
司馬 志和

惠和

泳秦州盛黃
刺史 巖令 素平

素長

素剛

清

涓陽 孟儒蘇
州司士 翱字 希聲相

翟令
參軍 楚臣 昭宗

恕

崇

甚符寶郎

愿左司郎中 德方

德奥義 鳥桐廬尉

德鄰庫部員外郎

德謙

德休趙州法曹參軍

德昭

愬 嵩祕書省校書郎

仲文 季雍太平令

漸 瑋

景獻屯包工部翊應田郎中郎中 山令 沇

易徐州 巨號州司士參軍

刺史

倜舒城令 詹

胡厚

廉 玭明州倪新長史 鄭令 嚴

景裔光祿卿 光條上儉大理元令評事

季方 彥恭杭棣嘉州刺史興令 向漳州刺史

瑾 逃之都官員外郎

令公梁空城王珣陳右記室參軍 軍將軍

餘慶太子詹事 琪 澡字仲海湖州采汾州刺史 刺史

雲公字瓊字伯從典字子龍梁 玉陳度由儀隋中書黃門郎 支尚書簿

鑑 長源字泳汴宋仁儉 復節度使

長沙太守英次子瓘晉中書侍郎號侍郎枝五世孫文盛齊散騎常侍生宣猛字觀明梁宣威將軍宣猛生陳吏部侍郎潯潯九世孫齊望

齊望祕泌左散書監 騎常侍 瀍主客休符字郎中 昌期 師德侍 墠青州辰字祥從事監文相昭

						潤左司員外郎	御史	察御史宗	
						淮兵部郎中			
					灞兵部郎中	贊宰敬輿相德宗	簡禮兵部郎中		
				滻戶部郎中	則杭州刺史左司郎中				
		渭戶部侍郎	賞監察御史						
	澧侍御史								

陸氏宰相六人 丹徒枝有敦信太尉枝有元方象先希聲侍郎枝有扆贄

註陸宣公奏議卷首校記

故有責己而不讐物○己原作已 原本从己之字多衍畫作已各从上下文義改正

渙王居无咎○无原本衍畫作旡 後无字同

卒之爪牙宣力○爪原本衍畫作瓜

進讀奏議劄子○原作本朝名臣進奏議劄子

夫六經三史○三原脫中畫

方鑿圓柄○柄當作枘

爪牙宣力○爪原衍畫作瓜

毋韋氏尚在吳中○毋原作毋 原本从毋之字多連畫作毋各从上下文

義改
正

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帥原作師

而不能與房魏爭列○列當作烈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據近時陸氏重刊至正本

補入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論原作語

請減京東水運取腳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狀○取　　欽定全唐文作收沿作緣儲原本無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沿　　欽定全唐文作緣

又奏量移官狀○又　　欽定全唐文作再

又進量移官狀○又進　　欽定全唐文作三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二 一 論關中事宜狀

唐本傳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侶溧陽令贄少孤特立不羣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安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會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此奏及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帝不能用後有涇源士卒之變贄言皆效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

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啟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

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見晁錯傳）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

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史平準書孝惠高后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及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天子以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前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强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孝武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元鼎六年置張掖敦煌郡復徙民以實之敦音屯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唐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凡天下諸道置府兵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與公

所言頗有異同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安祿山傳祿山當明皇天寶閒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又請爲閑廄隴右羣牧等使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反范陽十二月丁酉祿山陷東京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初肅宗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餼糧其有馬有糧皆此類也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此指安祿山死慶緒繼之山史思明繼有外虞祿山死思明朝義繼之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

與爲禦避之東遊代宗紀寶應元年七月吐蕃陷隴右諸道十月寇奉天武功戰于盩厔王師敗績丙子駕幸陝州戊寅吐蕃陷京師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卻醜類再安宸居十月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甲午車駕至自陝州城邑具全宮廟無霣霣爲閔反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郊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强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塞謂之防秋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代宗寶應元年十月辛未吐蕃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二年十月丁卯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寇醴泉京師戒嚴大歷三年八月丁卯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三年九月壬午吐蕃寇靈州京師戒嚴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蠚漢田儋傳云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注云蠚螫也火各切舉國

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吐蕃每入寇或擁兵十萬後合南詔共二十萬攻茂州屢爲郭子儀崔寧常謙光等所摧敗故虜使數至輒留不遣德宗即位兩遣太常少卿韋倫歸其俘吐蕃即遣使者隨倫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遂議和好德宗命宰相尚書與虜使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埸不定復令崔漢衡往決於贊普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回紇傳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先是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爲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光晟欲誅之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几三奏德宗不許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爲京觀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讐德宗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陷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

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晁錯傳兵凶器戰危事也
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
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
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
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
崇義田悅是也藩鎮傳李正己高麗人本名懷玉代侯希逸爲節度使始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瑰相倚後又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號最强大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會發疽死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舊名忠志拜成德節度使賜姓及名於是遂有常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德宗立拜司空後服妖人藥卽瘖三日死梁崇義京兆長安人本事來瑱瑱誅眾立爲長

代宗因拜襄陽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等相結德宗示以不疑加平章事後爲李希烈所敗乃赴井死田悅蚤孤田承嗣將死命悅知節度事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德宗立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復與朱滔王武俊李納自立爲王後爲從姪緒所刺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朱滔幽州人乃泚之弟泚入朝以滔權知留後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李希烈燕州遼西人代宗命爲淮西留後德宗立卽拜節度使梁崇義之反拜希烈爲諸軍都統平崇義功爲多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正己既死其子納祕不發喪以兵會田悅于濮陽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寶臣死惟岳繼之李寶臣死軍中推其子惟岳爲留後求襲父位德宗不許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謀拒命德宗詔朱滔與張孝忠合兵討惟岳崇義卒希烈叛梁崇義死李希烈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

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後李納叛命希烈討之希烈潛與納爲脣齒謀取汴州又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自號建興王惟岳戮朱滔攜李惟岳拒命朱滔破之取深州德宗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大不平遂與王武俊等同叛去其三矣時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皆已亡惟田悅尚在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蓄以增騎唐兵志云德宗即位以白志正代王駕鶴爲神策軍使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正爲使蒐捕峻切郭子儀之壻吳仲孺殖貲累巨萬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宮其子五品志正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家皆出子弟馬女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食貨志云判度支趙贊復請稅閒架其法屋二架爲閒上閒錢二千中閒一千下閒五百匿一閒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貸商賈兩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

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正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傾司府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佑裁得八十萬緡

之幣設請搉之科代宗大歷十四年七月罷榷酤德宗建中三年正月復榷酤

輔之閒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

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眞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摧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請者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敎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藩鎮傳德宗建中三年盧龍朱滔魏博田悅鎮冀王武俊淄青李納合從以叛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朝廷雖命馬燧等將兵討之猶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李希烈傳德宗立以希烈爲淮西節度使後希烈與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焰熾然建中四年上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曜卿識古知今合有良

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間見陋狹幸因
乏使簪組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
奬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
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
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
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
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
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
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魏志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曰陛下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

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中爲光祿勳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動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光武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也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

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本傳云去病爲人有氣敢往武帝時以戰功爲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閒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李希烈傳云朱滔等自稱王遣使者來奉錢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擠）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

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五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鞠距踴之能史蘇秦傳臨淄民無不吹竽鼓瑟六博蹋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云起戰國時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今軍中無事但使蹴鞠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團可蹋戲左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欲殺魏犨而愛其材使視之犨見使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踊與踴通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史平準書漢武帝時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德宗稅及開架又甚於此徵卒殆窮於閩濮時諸將多請益兵故遠如閩濮亦皆征行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

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葢虛體爾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爲脣齒田悅傳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荅遂合謀同叛納分兵佐悅會幽州兵討惟岳悅乃以兵五千助惟岳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楊朝光攻臨洛將張伾伾固守左傳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今恆趙青齊更相黨援故亦以脣齒爲喻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德宗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李抱眞救張伾燧乃自壺關鼓而東戰雙岡擒賊大將盧子昌而救楊朝光悅遁保洹水李納李惟岳合三萬救悅淄青軍其左常冀軍其右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引牡騎數十夜奔魏州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悅夜奔魏州其將李長春拒不納以須官軍而三帥頓兵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欲自刎到衆抱持之乃斷髮爲誓悅自視兵械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田承嗣時舊將邢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固壘羣心復望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

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

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能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此謂田悅等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此謂李希烈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逆臣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明皇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反范陽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藩鎭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田承嗣等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置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故朝廷置之度外自肅宗至德迄寶應凡七年自代宗廣德迄大歷凡十七年至德宗建中四年共二十八年故云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悅既敗于雙岡復敗于洹水乃卑辭厚禮結好于朱滔王武俊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蹈藉死塹中者甚衆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本傳武俊本出契丹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朱滔卒材多疑少決本傳滔性變詐多端倪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田悅傳悅既敗未幾王武俊殺李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德宗授武俊常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僥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合從滔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滔因使王郅說武俊武俊亦喜卽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

會之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洺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本傳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建中四年既取汝州執李元平即北侵汴州南略鄂州留其將姚瞻戍鄧州復以兵圍襄城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本傳勉初節度汴宋德宗立以爲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羣本傳李希烈陷汝州德宗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曜還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帝復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曜累敕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

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時懷光將朔方兵屯魏與朱滔等相持久不戰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德宗以芃爲河陽三城節度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復進圍悅芃見本傳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本傳云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以晟爲神策先鋒合兵攻悅悅大敗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本傳云時馬燧李抱眞討田悅未克詔李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討悅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李傳云李寶臣本范陽內屬羌後歸朝爲成德節度使遂有常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

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惟岳乃其子也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寶臣既蓄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置金匜玉斝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寶臣大悅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賓董于液寶臣已飲即瘖三日死時建中三年也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張孝忠本李寶臣麾下寶臣死子惟岳反乃歸葬爲成德節度使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遣蔡雄說之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閒乘城固守卒全其軍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反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共盟歸朝惟岳遣王武俊攻之日知紿爲臺檢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柰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朝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會武俊拒命遣將攻趙州日知復破其軍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太原謂馬燧澤潞謂李抱眞河陽謂李芃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眞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宄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一壬戌六月十二日據宋刊本校定

註陸宣公奏議卷一校記

後有涇源士卒之變○源當作原

量吏祿○量祿原作長錄

天子以爲私奉養焉○焉原本無

不領於天下之經費○領原作頒

漕轉山東粟○漕轉原作轉漕

元狩五年○狩原作鼎

沿邊之備猶在○沿

欽定全唐文作緣

李遵出迎○遵原本脫

思明死○明原作思

寶應元年○應原作慶

戰于盩厔○盩原作盤

駕幸陝州○陝原作陝凡从陝之字原多作陝各从上下文義改正

誠宜上副玄心○玄　　欽定全唐文作天

吐蕃寇奉天○奉天原作醴泉

八月丁卯○八原作九丁原作乙

九月壬午吐蕃寇靈州○九原作八壬午原作丁

卯靈原作邠

歸其俘○俘原作浮

而清水之約疆埸不定○清原本衍畫埸原作場

豈冐端然自守○冐原作有　　欽定全唐文有以字

其何禦之○禦字上

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沂棣原作

沂隸

梁崇義○崇原本無

俄檢校工部尚書○工原作正

後爲從姪緒所刺○姪原作緒

自稱齊王○王原作工

又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約原作納

朱滔攜○攜原作矍在夾註後

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估原作佑

代宗大歷十四年七月罷榷酤德宗建中三年正月復榷酤○代原作德大歷上原有紀云建中上原無德宗

奉宣聖旨○聖原作進

哥舒曜○哥原作苛

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冀州二字原本無十原作丁戶原作民意字原本無

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直原作有

吹竽鼓瑟六博蹋鞠○竽原作竿六博原作入傳蹋原作蹴

三蒼解詁○詁原作詁

師老費財○師老　欽定全唐文作老師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三原作北師

時諸將多請益兵○請原作諸

杼軸已空○空原作甚

興發已殫○發原作廢

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思原作出

又使楊朝光攻臨洺將張伾○洺原作洛

更相黨援○黨原作常

于時士吏畏法○于原作于

故能累摧堅陣○摧原作推

悅遁保洹水○洹原作亘

儻能重難易制○能

逆臣傳○臣原作目　　欽定全唐文作或

以土地傳子孫○土原作七

共二十八年○八原作六

復敗于洹水○洹原作亘

滔性變詐多端倪○性原作姓

許士則○士原作王

進退惶惑○惶原作遑

此所謂幽燕恆魏之寇○此字下　　欽定全唐文有臣字

李勉以文吏之材○吏原作史

破田悅洹水上○洹原作亘

息勞則物力可濟○息原作思

河朔羣盜○羣原作郡

唯馬燧抱眞李芃三帥而已○帥原作師

皆蓄鋭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彊原作疆

引妖人作讖兆置金匜玉斝○兆原作非金原作

今玉原作王

詐曰○詐原作許

密寘董于液○寘于原作宣子

張孝忠○張原作長

河陽謂李芃○芃原作危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三 論敘遷幸之由狀

本傳云始帝值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此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逆臣朱泚傳云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滻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菜肴眾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弃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尚何往乃棄甲反旗而鼓帝使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帝與百餘騎出狩奉天賊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爭盜貲寶終

夜不絕時朱泚坐其弟滔累自鳳翔還京師使中人監其弟賊眾遂推泚爲主泚僭即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乃自將兵攻圍奉天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眾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

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蓄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稗販夫婦畢算緡錢食貨志云趙贊復請算除陌其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爲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眞爲率而民益愁怨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間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左宣十五年秋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雖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閒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

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周文王以百里而王是

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
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
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
倉卒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
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荅
天戒親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
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祆
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
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
直干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四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德宗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此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奉天城下自晨至昏賊潰是夜泚引去然京師尚未收復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

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枉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葢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枉息兵枉安業天下之所惡者枉斂重枉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枉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葢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乎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間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

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閒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咎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閒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

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采捨棄非遙謹

五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前狀既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此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宄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鬱之情弘采拔之道自獻荅奏迨

茲彌旬不間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葢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

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蹟蹟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

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蕩詩注云炰烋自矜氣健之皃斂聚羣下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無臣側無人臣謂賢者不用且無陪貳無卿士也烋火交切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右注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莫者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殊滅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桑柔詩注云臧善也不施順道之君自謂所任使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察自有肺腸行其中心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見史記商本紀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

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儆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閒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麤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恆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

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儒學傳序太宗身橐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玉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洪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夜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高宗永徽元年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月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受革命則天紀云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后遂參預國政上不能制高宗崩皇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嗣聖二月戊午廢中宗為廬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旦為皇帝皇太后仍臨朝稱制天授元年九月壬午改國號曰周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為皇似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景雲

之閒皆嬖倖亂朝中宗神龍二年改元景龍時韋皇后安樂公主牛昭容等用事皆私賣官爵墨敕斜封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本紀云玄宗乃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爲臨淄郡王庶人韋氏已弑中宗矯詔稱制元宗乃與薛宗簡釗幽求鍾紹京等定策討亂率總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剋己從諫尊用舊老采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績通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賄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本傳當時外寵竊國如安祿山兼制三道之類是也攻之桓公八年周公欲背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竊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子儀卽子克內寵擅回天之謠當時內寵回天如高力士用事事多專決權傾中外之類是也後漢宦者傳威帝與單超徐璜具援左悺唐衡定策誅梁冀同日受封世謂之五侯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

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
間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
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
啟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
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
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眾不離析
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
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
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
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
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
任削平而枉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獘日久
浚恆太深恆卦初六云浚恆貞凶王弼注云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則物不能堪雖正亦凶德宗猜忌太甚故公及此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
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
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
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
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
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閒且未相諭宇宙
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奉（奉一作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陸宣公文集卷第二　壬戌七月十二日校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註陸宣公奏議卷二校記

而乃食此○食原作至

興師四方○興　欽定全唐文作徵

農桑廢於徵求○求　欽定全唐文作呼

加以聚斂之法○斂原作歛原本从斂之字多作歛各从上下文義改正

羣情動搖○羣原作郡　欽定全唐文作家國

又以國家興衰○國家　欽定全唐文作都

雖不涉其源流○雖

康誥曰○曰　欽定全唐文作云

皆謂禍福由人○謂　欽定全唐文作爲

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古公　欽定全唐文作太王

周文王以百里而王○原本文下無王字

自晨至昏○至原作止

羣情之所甚惡者○羣情之三字原作人

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素當作未

恤黎烝○黎烝　欽定全唐文作烝黎

不昇於軒陛○昇　欽定全唐文作升

特加延揖○揖　欽定全唐文作接

褒其直而勿吝其非○吝原作矣

聖王之田○田原作由　欽定全唐文作厚薄

情有薄厚○薄厚

蕩詩注○蕩原作湯

儆而畏之○儆　欽定全唐文作敬

時異事殊○殊　欽定全唐文作異

英略施於百勝○勝　欽定全唐文作務

小有頗失○有原作大

風纚露沐○風纚沐三字原作夙儷怵

即王府○王原作于

有貞觀之遺風○貞原作正

天受革命○受　　欽定全唐文作授

嗣聖○嗣原作似

二月戊午○二原作三

改元景龍○改原作政

承意趨媚者○趨　　欽定全唐文作趣

本傳○本原作左

桓公八年○桓原作威下二桓字同

辛伯告王○王原作上

具援左悺○悺原作館

憚忠鯁之怫心○鯁　　欽定全唐文作鯁

情苟有阻○苟原脫

英姿逸辯○姿原脫

列延宰輔○列　　欽定全唐文作別

彰令聞○聞　　欽定全唐文作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六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是時賊泚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帝以問贊贊乃上此奏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

之興本非古制尊號始於秦皇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
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
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指朱泚此乃人
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
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
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
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三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
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
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
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
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
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
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
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
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史秦紀秦王初幷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王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流及後代昏僻之
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前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

經十二卷以言漢家當更受命於天以教夏賀良等尋亦好之乃說哀帝宜急改元易號哀帝久疾冀其有益乃下詔曰皇天降祐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其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吝而不革反欲加穴號以受實患哉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老子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左僖二十四年冬襄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漢光武詔上書不得言聖漢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

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監其理惟明主行焉此奏既上帝納其言於奉天赦文中併舊號去

四 八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興元赦令既具帝以藁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乃上此奏帝納之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其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

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甿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朱滔自稱冀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自稱趙王李納自稱齊王滔天僭帝者二豎李希烈僭卽帝位國號大楚朱泚僭卽帝位國號大秦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

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選應休璉與岑文瑜祈雨書云昔夏禹之觧陽盱商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聖賢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

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

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

一 九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敕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塡委欲與改轉以奬勤勞者承命竦恧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訏謨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無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劍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寢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吳越春秋越王句踐反國五年檄召羣臣仰天而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陛下躬惟逼惙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

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雖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靦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一 十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德宗既逼中使諭贄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此疏帝頗采用其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安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

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爲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

人重焉以爲會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偸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

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烝民）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

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如魏徵每犯顏苦諫太宗輒爲霽威之類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如李大亮有佳鷹之表太宗手詔褒美之類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間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師心出莊子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

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左僖公二十八年）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探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

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悔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

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逄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楚襄王聽讒人之言遷屈原於江南本傳）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楚益以衰事見史記本傳）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檀弓趙文子其中退然若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文子即武也）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本傳絳侯周勃爲人木彊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張釋之傳云絳侯言事曾不能出口）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引以十策弘不得其一（本傳弘請罷築朔方武帝使朱買臣等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迺遜謝上）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本傳高帝欲廢太子昌庭爭之强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

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間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取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秖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

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鄭當時傳云常趨和承意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胡臥切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蔇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

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

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奬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奬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

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奬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間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奬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間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己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天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

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
黷而不能自抑者葢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
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
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
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
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
從俗浮沈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
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
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註陸宣公奏議卷三校記

宗社震驚○社　欽定全唐文作祏

君德之最神聖者也○也　欽定全唐文無

唯自一字○自　欽定全唐文作目

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詐原作許十
二卷三字原本無　欽定全唐文作祇

爲太初元將元年○年字上原無將元二字

以祇天戒○祇　欽定全唐文作祇

元元之道德經○之　欽定全唐文無

赦令既具○具原作貝

使彊其意○彊原作疆

頗亦可行○亦原作以

翦爪牙侵體○爪原本衍畫作爪註爪字同

昔夏禹之解陽盱○解原無

亂之寢興○寢　欽定全唐文作浸

躬罹逼惰○惰　欽定全唐文作脅

加階大薄○大　欽定全唐文作太

事雖旌別○雖　欽定全唐文作須

本性甚好推誠○性　欽定全唐文作心

事祇如此○祇原作祗

守誠於中○守中原作循忠

然後俾眾無惑○然後原作可以

蓋爲人之行己○爲　欽定全唐文作謂

必無濟代之效○代原作理

有底定禍亂之武○底原作底

有理致太平之功○理致　欽定全唐文作致

理

恐不安一概輕悔○悔　欽定全唐文作侮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知原作之

恣彊愎○彊原作疆

上騁辯給○給　欽定全唐文無

上衒聰明○聰　欽定全唐文無

比干剖而殷滅○殷原作商

爲人木彊○彊原作疆

視聽祇以伺罪釁○祇　欽定全唐文作祇

故亦以是爲心乎○心原作意

猶懼忠告之不旣○旣原作旣

其率用此歟○用　欽定全唐文作由

如梓人之任材○人原本無

如滄海之歸水○滄原本無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十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乃上此奏帝悟卽命去其榜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左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渾罕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此語出大戴王制篇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事見大學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

教而亂邦家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徹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徹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

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王鉷傳云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大學云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絹三萬匹悉付度支以代租賦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出賈捐之傳晉武焚裘之事咸寧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于殿前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

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慢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一作辛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疾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愼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禍姦鼓亂干紀而强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黃金臺天下稱其賢韻語陽秋云李白古風有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句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云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韓子紂爲象箸箕子怖以謂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爲犀玉之杯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左襄二十一年臧武仲謂季孫曰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奉三無私禮記孔子閒居篇云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

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見光武紀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吝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三

十二　奉天論解蕭復狀

本傳云復字履初徵之子也望闕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扈狩奉天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盧杞對上或謂復阿諛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復爲相方嚴數咈帝意復居位亟解攷之本紀興元元年正月以蕭復爲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浙江福建嶺南宣慰安撫使是贄奏雖上復竟不留也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

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與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卻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德宗建中四年以戶部尚書蕭復爲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宜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亦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親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元忠初相武后有清直名璟剛直之節老而彌篤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

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冒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季布傳云樊噲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回（音幔）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

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此奏既上帝亦竟不復辨也）謹奏

四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沈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裴諝（曾任金吾將軍）孫咸（曾任京兆少尹）周皓（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殷亮李舟（沈上並任郎官）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上曾任補闕拾遺）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

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語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蹟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采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五 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本傳云懷光爲朔方節度使帝符奉天懷光率所發奔命自蒲滹絕河敗朱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又敗之於魯店泚解圍去加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愎誦言欲見上請誅宰相盧杞等杞說帝令懷光乘勝滅賊未可入朝帝從之詔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所隔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爲解陰連朱泚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

移軍本傳懷光反迹寖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等爲洋利劒刺史各勤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强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卻回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晟本傳懷光謀沮撓晟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鎭獨厚衆皆以爲言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軍怨易撓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議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乃元帥軍政得總之晟將一軍唯公所命懷光計塞乃止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

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五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左襄十四年譬如逐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一作人有奪人之心左文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

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政也潛師夜遁遂敗秦師疾雷不及掩耳者也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肎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左宣十二年楚子曰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古者明王伐不敬取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李晟既徙屯東渭橋後數日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

贄之料敵其明如此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回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脆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六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

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
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
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愜
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
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
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
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
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

八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齎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
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
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金紫普施於輿皁安祿山反肅宗方用兵征討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

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百官志云云）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

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

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

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乙 大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本傳云公輔素有高材德宗幸奉天擢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長女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其賣直欲罷公輔故贊力救解之帝終不聽遂下遷太子左庶子

右欽澈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閒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卻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

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古曰欲顯諫者則擊其鼓又淮南子云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即記過之史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愜恐一夫

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諏言聽輿誦芻蕘不以下體而不采（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芻蕘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諭）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諏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左僖二十八年云云）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機）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扇）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褚遂良傳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云云）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於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表記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傅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

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誚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七月十三日晨起校

註陸宣公奏議卷四校記

豈非其明效歟○非原本無

復見於當今矣○矣原本無

忠一作辛勤戰守之效○一作辛三字夾註原本無

孰能忘懷○忘原作忍

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二民字原俱作人

豈非其殷鑒歟○非原本無

亦將慮有締姦鼓亂○締　欽定全唐文作構

人必樂而從之○而原本無

故燕昭築黃金臺○黃　欽定全唐文無

凡在二庫貨賄○二原脫上畫

帝謂左右曰復慢我○慢原作漫

問其穩便與否○與原作己

及到京邑亦與往來○亦　欽定全唐文作多

袁高楊頊○頊原作勉

裴諝○諝原作謂

又敗之於魯店○魯原作會

懷光爲人疏而愎○愎原作復

堅壁八旬不出戰○壁原作壁

意在全護○護　欽定全唐文作後

唯以姑息求安○安原作之

臣遂訊問所宜○訊原作汎

某亦都不要藉○藉原作籍

懷光已肆輕言○輕言原作言輕

祇足生事○祇原作祇

嫌釁遂起○起　欽定全唐文作構

强者惡積而後亡○亡原作忘

憂危所切○危所　欽定全唐文作歎危

是謂先聲人一作有奪人之心○聲原作人夾註無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七原作六于原

作予

迅電不及瞑目○電原作雷

以爲大戮○大原作人

恆宜謹惜○謹　欽定全唐文作慎

柄失則國無所持○持　欽定全唐文作恃

因饋酬官○因饋原作饋獻

臣愚以爲信賞必罰○爲原作謂

遣戍歲增○戍原作戌

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名○名原本無

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利原本無

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崇　欽定全唐文作敦

且植瓜種果○種　欽定全唐文作樹

顧傷大猷○顧原作固

今宜從儉以濟軍興○濟興原作儕與

希旨順承○承原作誠

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但原無

夫股肱之奉於元首○於　欽定全唐文無

百目之助於心靈○於　欽定全唐文無

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幺原衍畫作公

傅說喻木從繩以戒其君○傅說原作說傅

欽定全唐文無傅字

若以諫諍爲指過○諍　欽定全唐文作爭

若以諫諍爲取名○諍　欽定全唐文作爭

弭逆詐之情○弭　欽定全唐文作彌